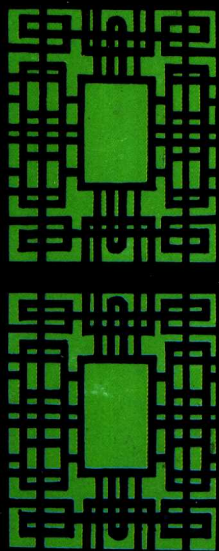




567
2.13
1



斯人记



张恨水全集



0439119

斯人记

长篇小说

①

内容提要

穷困潦倒的女人。无耻堕落的记者。贪赃枉法的官僚。寡廉鲜耻的政客。人可尽夫的妓女。令人颠狂的戏子。挥金如土的巨富。吝啬贪婪的奸商……形形色色，人生百态，组成一个旧北京的复杂社会。两个不能追随时代的男女，尽管都爱好文艺，却因思想上不能彻底，而陷入苦闷的环境之中。

自序

这篇《斯人记》，是在我写第一次百万字《春明外史》之后，跟着写的。那个时候，我在北平《世界日报》当编辑，编日刊和晚刊的副刊，一面编一面写，根本谈不上什么著述，只是想法子填空白而已。既是填空白，所以驾轻就熟，就挑这种现成的社会材料写，全篇只要打个模糊的轮廓，以后就可以逐日随意下笔，不费多大手脚。我原序里说：“一描写社会琐事，以博朋友笑谑”，那倒是不折不扣的真话。其实更坦白的说一句，就是偷懒。

这种社会章回小说，从最远说，应该是以《儒林外史》为始祖。满清末年，这类作品，风行一时，直到“五·四”前后，其风未戢，我必须承认，是受了这个影响，并承袭了这个作风。这种作风，最崇高的境界，是暴露黑暗，意义是消极的，若以近代评衡文字的目光来看，殊不能达到建设或革命的目的。我的《春明外史》，和这篇《斯人记》，以及《春明新史》、《新斩鬼传》，甚至最近所作的《牛马走》等篇，都走的是这一条路。我并不是孜孜不倦，好走这一条路，就是上面所说的取巧与偷懒。为什么取巧与偷懒呢？因为一般作编辑的人所写的小说，是没有稿费的（此说以往，现在有点不同），不是腾出另一番工夫来作小说，作小说的工夫，都包括在编稿子里面，他只有图个大体上说得过去，就这样

斯人记

交卷了。

但我一部分小说，虽走的是这一条路，而生活的反映及环境的条件许可下，作风又略有分别。例如《春明外史》，多少可以写点北京政府的丑态。而《斯人记》就不然，那时所描写的社会，依然是北方政治黑暗的年月，新闻记者，随时有遭祸害的可能。我只能写我的朋友，以及我朋友之朋友的故事，俾使大家看了，“以资笑谑”而已。

这篇《斯人记》开始写的日子我已记不清楚。报上登载约两年多。结束以后，我也就算了。后来到了二十五年，我在南京办《南京人报》，社中朋友，怂恿我印单行本。好在自己有印刷，自己有纸，并不费事，我就印了三千本，分送朋友和《南京人报》的读者，还是“以资笑谑”的意味。去年《万象周刊》社，向我商量，翻印这本书，这倒也无所谓，人事的延误，很久没有出书。最近百新书店，在西安买到一部署名我作的《京尘影事》，是沦陷区书商盗印的，拿来我看，也要我出书，我哪里作过这部书，很疑惑。及至打开来一看，就是把《斯人记》割裂改名出版的。一经割裂，自然是更不成样子，大令我啼笑皆非。他们就说了，与其让人出改装品，你何不把真的拿出来，多少减却你一点盛德之累。我想，盛德是谈不上的，我向来看我是个起码文人。拿真的出来，自然是可以，还是“以资笑谑吧”！这是这书后方重版之由来。

此外，我有点感想。我翻阅原书一遍，我回想在当年北京政府之下，何以首善之区，生活是这样糜烂，连我自己在内，也没有一丝一毫振作的精神，所谓朋友，所谓朋友之朋友，不爱大夫阶级，却是士的阶级。中国立国的精神，向来在士

气，《斯人记》对北平士气，虽未完全描写出来，大概只有极少数是例外。大部分士，只是捧戏子逛窑子酒食征逐。上焉者，也不过逛公园喝茶，弄弄风月文艺，而娼家和大鼓娘之类，却成了社会趣味的中心，在这一个角度去看政治，那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这里面所写的朋友，朋友之朋友，不用说，继续糜烂下去的，自然，到了今日，成了沦陷区的人渣。但也不少经过一番磨炼，幡然觉悟的，于今在前方与后方，都对抗战有所尽力。那些人渣，值不得提。这本书，或者有人看到，觉得我也在这种环境下混过，那末，这滋味是不堪回忆了的。我们一同忏悔吧！

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序于重庆南温泉

张恨水

本书发端 江亭秋

（生侧帽青衫）诗云：“风定雁行收，云高淡欲流，寒园三日别，落木一城秋。”小生，姓梁名雪崖，别字寒山。生长绿杨洲下，家住黄叶村边。就传书剑，鲤庭忆问对之年。身似梧桐，风尘倦轮蹄之影。江南久别，燕北羁留，说不上什么落拓江湖，实在也就难传楮墨。只因幼耽吟咏，略谙词章，因此寄居春明，硯田自给。任空四壁，相如原自无家，便隐三年，祢衡终算有刺。好在小生鹤鹑之志，不求高枝，晏鼠之谋，不过一饱。因是笔头所入，除供奉甘旨而外，他无足念。不过文人结习之未忘，牢骚每形于言外，忍俊不禁，发为韵语。此间二三文人，有意推袁，逢人说项，居然以诗人二字相赠。愧不敢当，私还自慰。可怪者，莫道青衫薄福，尽有红粉怜才，许多咏絮名姝，愿作随园弟子。只是未脱青衫，犹摩黄卷，何曾我老，敢谢人师。其中只张梅仙女士，真诚知己，绝异俗人，不畏瓜李之嫌，竟订金兰之契。两岁以来，游展不断，诗钵频催。岂是客里奇逢，也算人生清福了。

〔南南吕一剪梅〕莫问青衫旧酒痕，春也愁人，秋也愁人，可怜知己属倾城，风絮前身，花月前身。今日天色晴朗，秋气扑人。恰好万姓腾欢，又是双佳节。梅仙也曾有约，命我在中山公园相候。来此已是格言亭，还不见梅仙到来，且上亭子去，看一看古哲格言，聊以消遣。

（旦刷鬓浓装上）诗云：“不见诗消息，黄花开也迟，

斯人记

两眉秋意绪，除是故人知。”奴，张梅仙。海外飘鸿，人前孤鹤。全家抱端木之遗风，独我留春水之词裔。因是不辞飘泊，就学旧都，尚甘寂寥，未联新雨。一腔女儿幽怨，只在心中。十分游子情怀，还绕膝下。咳！也是我未能免俗，终日情痴。曾因读江南梁寒山之大作，引为神交。偶寄诗简，便成知己。只是吾人不生有情之天。各抱难言之隐。半作师生，谊联手足。所幸梁兄虽似槁木死灰，而却循循善诱，岂惟不愧屋漏，犹能借助他山，佩感之余，情好弥笃。今因国庆，各有一日余暇。我知梁兄身家不遇，事业全灰，每遇佳节，更增烦恼。特约其同上江亭，藉忘忧闷。我一个女儿家，对此环境，无可奈何，只得如此。你看，梁兄徘徊亭上，已自候我多时了。

一点秋心半未明，道是无情，正是多情。相逢一样说飘零，爱也何曾，怜也何能？

（旦微笑介）梁兄久候了。（生）梅仙，我怕你读书甚勤，要爽约哩。（旦指石柱格言介）梁兄，你看那上面的格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生）前言戏之耳。今天天安门庆祝大会，万人空巷，此间相去咫尺，你看人山人海，热闹过甚，不是我们清谈之所。（旦）我倒早有个计划了，际此天高气清，何不到陶然亭去一游。（生）那地方只是一片荒地，几间破庙，有什么可游之处？（旦）现在时已暮秋，那万顷寒芦，必已飞花作絮，当然有一派清趣。我们只图耳根清静，痛快一谈，管他什么破庙。（生笑介）只卿才是解人。（旦微笑）余子何堪共语？（生旦同行介，绕场复上。）

（生）梅仙，你看，一带古城，双株残柳，好不清凉也。

〔绣带儿〕长空里几行雁影，残秋画出归程。孤城下几

个荒亭，寒林处几处低坟，凄清。

（旦）不要说那种颓丧的话，不要作那种颓丧的思想。梁兄，你看哪：

〔太师引〕万顷黄芦连小径，却斜掩白杨半层。风初定，都无市声，是何处暮笳突起孤城？

（旦）情景是萧疏之极了。这一片军号之声，好不令人心弦震荡也！

〔懒画眉〕地僻途荒没人行，怎奈秋声到处听，心中兀自吃虚惊。将一片幽心幻此情。

（生）梅仙，你为何凭地慢？（旦笑介）这个地方，冷清清的，四顾无人，遍地荒冢，我有些胆怯。（生叹介）你不见古人有叹骷之篇，秋坟之咏吗？你我现在怕坟，终久也是坟中之人哪。

〔絨絨箱〕你休为鬼境锁眉颦，我却爱凄凉风景。把凄凉今日消磨惯，到来日凄凉看得轻。君须省，只这万家宫阙，常变作一片秋坟。

（旦笑介）梁兄言之诚是，我心地坦然了。这里万芦成海，一径通幽，我们就此慢慢行去。（旦指点介）行行，四边人静。吹芦花作雪，飞去无形。

（生）梅仙你不愧是春水后人，形容得出。（旦微笑，仍指点介）那地方。

〔前腔〕重楼半隐，环绕着白粉墙平。

（生）那就是陶然亭了。（旦）啊！亭亭，一丛乱树对人青。（生）那一丛乱树，便是香冢与鹦鹉冢了。（旦）哎！不过黄土墩上瓦砾场中，两幢断碑，何以负这样的盛名？宇宙之间，凡事有幸有不幸哩。（旦一手支颐，一手抚

胸，痴立介）。（生）梅仙你为何静立不语，莫非想得什么佳句么？（旦良久不语介，长叹介）我的感触良深呀。对此蔓草萦骨，拱木敛魂啊！

〔春窗绣〕〔宜春令〕芳心里相思一寸，变作了昆池底万年灰烬。梁兄呀！

〔锁窗寒〕我比方这秋柳精神，对残照西风也断魂，甚心思，打点出野马诗情，最可怜一对凄凉人影。更那堪形之吟咏。〔绣衣郎〕思沉沉，只无言有恨。思沉沉，只无言有恨。（生）虽然，如此沉思，必然有动于中。（旦）我想这香冢与鹦鹉冢，不过几捧残花，一只哀鸟，大千世界之中，类此不幸之事，知有多少。他们都湮没无闻，与草木同窗，倒不如此花此鸟，各有千秋。他人不说，就以我所知的两个人而论，他的事迹，恰是可泣可歌，有声有色。而且他们所作的事，其时其地，却与这两冢有关。百年之后，人只知有香冢鹦鹉冢，谁知道这一对痴男怨女呢？由此说来，人生有幸有不幸也。（生）梅仙所说，是哪一个？（旦）这一对人吗？他以不是因缘，自隐名姓。只因相识奈何天中，吊古陶然亭畔，无限伤心，不能干泪。握手痛哭之余，彼此竟牺牲一切，站立在这冢上，定了婚约，换了戒指。这男的原是出山之水，这女的便成沾絮之泥。这种婚姻，不甚光明，已觉痛苦。偏又周郎命短，凤不双飞，倩女魂销，草成独活。（生）言之倒也可怜，定情之处甚多，订婚何必在此？这二人未免自坏吉兆了。（旦）他们本是一对伤心人，其情恍惚你……

（旦凄然不语介）（生强笑介）未坠杞人之天，莫垂楚囚之泣。那西向一痕青影，几点荒烟，正是城外的西山，且上陶然亭去。

〔僧迎上介〕壁破芦萧补，楼空蝙蝠飞。二位游客到了。

〔生〕你看，一座名胜之地，只是满处尘埃，一廊败叶，萧条之极了。可有休息之处？〔僧推客室门介，生拂袖介〕这一阵阴晦之气，已是难忍。〔旦〕这佛堂之后，有一带走廊，下临芦塘，远望西山，不如到那边去吧。〔行介，僧设旧椅桌茶具介，生旦同坐介〕〔生〕这芦塘远处，几点杨柳人家，倒也有些兴趣。

〔大胜乐〕远远遥烟雾笼晴，有还无西山影。石栏杆外天涯近。我这里依栏闲眺呵。他只是

〔节节高〕心头闷。笑又掣，行还定。七分端庄三分俊，支颐闲让风吹鬓。相看无言向斜阳，这般憔悴人难忍。梅仙，你是一个新时代的女子，为什么有这样工愁善病的状态。〔旦微笑介〕此全因梁兄不好，既然知道我容易触景生情，何不反对我游览江亭的提议。〔生笑介〕提议者责人，附和者有罪吗？〔旦笑介〕只是徒唤奈何，爰必强为欢笑。〔生平视笑介〕梅仙，此情此地，我忽忆一事。友人张恨水，他所作之《春明外史》，中有一回，记的是“曲榭喜相逢烹茶享客”，正是一男一女，在陶然亭雅集。那女的名李冬青，与君十分相似，只是一个如索李春芳，一个如丹梅冬艳，微有不同。〔旦拂衣笑介〕兄对我身蔽绮维，有微词乎？我以为素富贵，行乎富贵，还不失为率直。李冬青落落孤芳，亭亭净植，我哪比得上。只是我不愿梁兄学那豪气消沉，清才抑郁的杨杏园。〔旦拈巾低头，低语介〕不得缔此世之良缘，爰枉作来生之幻梦。〔生〕梅仙，你怕我步杏园后尘，不免短命吗？其实他成为街谈巷语之资，博得后人不少同情之泪。我们二人，纵相守一天，也不过腐同草木。〔旦〕

闻张君近又有长篇小说问世，兄既系彼友人，彼或拉我作为陪客，亦未可知。（生）闻他新作，要写若干对神仙眷属，美满姻缘，尔我败兴之人，未必可入风流之队。（旦）《春明外史》，又何尝不是悲剧？

〔东瓯令〕相思债，泪珠情，写出文章才当真。虽然难铲山般恨，不坠入风流阵，你且把此情诉与后来人。

〔金莲子〕纵道我是酸丁，得人家道句可怜生。（生笑介）果然如此，倒不妨请他将你我写上书去。现在暮霭横天，昏鸦投林，我们可以回去。顺道一访张君，介绍与君相见，尊意如何？（旦）使得，行者。

〔余音〕一刹那，黄昏近，凄然掩袂下江亭，与君且去访这位久客春明的恨水生。

（生付香金介，僧送介，生旦行下场介。）

生如此清游也可怜。

旦归来两袖带寒烟。

生诗心十日情无尽。

旦犹绕芦亭夕照边。

目 录

自 序	1
本书发端 江亭秋	1
第一回 生女别妍媸疗贫学曲 得人在妩媚送笑登龙	1
第二回 赞梅菊齐芳艺名突起 得芝兰并座佳运频来	23
第三回 失宠作良图帮闲早约 辍歌惜小别快睹先临	43
第四回 深夜喜犹来听歌当课 微波惊乍托献寿封金	61
第五回 虎髯一掀情天嗟莫补 花丛三顾长夜喜能狂	81
第六回 荡子金多驱车购彩锦 美人计巧破梦索钻环	103
第七回 凄怨十阙词斯人有迹 风流一席话和尚多情	122
第八回 绮语难忘买书怜佛子 芳名重晤问字过诗家	140
第九回 顾曲看奇人随声喝彩 惊寒怜知己寄字赠袍	161
第十回 下顾感分金清歌永诀 投怀能作态约指双收	181

第一回 生女别妍媸疗贫学曲 得人在妩媚送笑登龙

却说中国人的思想，向来是是古而非今，以为五帝时代不如三皇。夏商周三朝，不如唐虞。唐宋元明，不如汉晋。甚至降到清末，以为咸同时代的人，不如乾嘉；光宣时代的人，又不如咸同。像这样一步一步退下去，千万年后，不知道中国人要变成个什么样子了。这话可又说回来了，这种思想，却也不能说他毫无根据。有人说，民国八九年的北京看到民国二三年是唐虞之世。到了民国十六七年，看民国八九年的北京，又是唐虞之世。然则社会上的现状，是一步一步后退的，岂不显然？诸君莫说这是笑话，本来稗官小说，也就卑之母甚高论。在我动笔时候，北京已是北平，都城南迁了。回想当年，真和现在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本来国家迁都，自有他的大道理，吾侪小民，何必置什么末议。不过一个人目睹沧桑，这荆棘铜驼之感，是少不了的。加上我的朋友，和我朋友的朋友，他们在这几年之中，或兴或衰，或留或走，也就极苍狗白云变幻之态了。我们怎能无动于衷？世界上的文字，本来就不必到一种特异地方去寻材料，只要说得尽情，言之成理，自然成章。况且小说一道，本来是街头巷尾之谈，那种材料更是俯拾即是。所以这一部小说不必装腔作势，说什么有托而述。也不必说楼阁凭空，全是杜撰。不过把斯人耳闻目睹的事，似乎可资玩味与谈助的，随便记将下来，文字里面，加些小说匠固有的点缀，作为长篇小说。所以老老实实，就名他为《斯人记》。《斯人记》云者，一可说是斯人

所记。二可说是把斯人事记将下来。若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作者斯记，有独清独醒之感。则吾岂敢？那倒不如说是死人所记为得了。闲话说了半天，我这一点感想，却从何而起？我记得古人有两句诗：“溪边多少如花女，头白溪头尚浣纱”。这正是说，人生有幸有不幸。而我所忽然感到的，就是有两个女子，同时学艺，一个升天，一个坠地。足以代表一部书上人物的缩影，不如就把她请来，作一个开场人物。而且她关系半部莺花，一朝声色，倒也不愧作一个说部先锋。若论这个人是谁，在若干年前，她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小家碧玉。她是旗人，父亲姓个寿字。自个儿小名菊儿，一直到十五岁，依然是这样叫着。可是父母不和，打了一场官司。不知如何，她父亲是大输特输，判了永远监禁，小菊就跟着母亲过活了。她母亲是个能干人，一向带着三分男性。满胡同里都叫她一声寿二爷。寿二爷除了丈夫，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过起日子来，未免显着枯寂，而且先是一点进项没有。到后来有一个好街坊，倒和她很好，就在一处合作寻生活。这人姓牛，单名一个贵字，人称牛大爷。牛大爷是个白肉胖子，银盆一张大脸，只因为脸上肉太多，向上一拥，把眼睛的眶子挤小了，只剩得一条缝。他脑袋后面，比脸上的肉更多，在后脑勺子下，涌出一大撮肉。一层一层的叠将起来，像半个葫芦一般。他前后有这两块肉一挤，脑袋上万万生不住头发，就秃着一颗脑袋，由此一来，人家又给他起诨号了，背后叫他大秃牛。大秃牛是个混混，前前后后，几条胡同，没有不认识他的，这胡同里要发生什么小事，他一拍大腿从中一劝说，大概就可了结。寿二爷因为他这一点，觉得他够朋友，就和他联合一处，开了一座洗衣房。另外请了一个教戏

的给菊儿教戏，两家三口人过日子，虽然苦一点，究竟也有个办法了。这个教戏的叫短腿李。原是个唱青衣的戏子，只因扮相不好，唱不红。到了中年，索性倒了嗓子，不能登台，于是就以教戏为生。这一条西城根胡同里，他教了两个女徒弟，一个是菊儿，一个是吕家大姐儿。不知不觉教了八个月，就送她两个人到天桥小戏园子去登台。先是充些零碎，后来有点舞台经验了，菊儿改名芳芝仙，大姐儿改名吕芝仙，唱正式的角儿。唱了两个月，芳芝仙大红特红，由开锣戏改到唱压轴子。吕芝仙却还是唱前儿出戏。有一天散了戏，两个芝仙同坐了一辆人力车回来。到了寿二爷洗衣房门口刚刚下车，却碰到吕芝仙的母亲，在油盐店里买东西回来。她母亲吕大娘怒从心起，因冲着芳芝仙的面子，又不好骂，勉强笑道：“哟！孩子，你拿多少戏份了？又坐洋车回来。”芳芝仙在身上一掏，掏出十几个铜子，给了车钱，就回过脸来，笑着对她道：“大婶，你别怪大姐了，她原不肯坐车，是我请她的。”在她们这样说话时，寿二爷听了便赶出门来了，大姐妈一看寿二爷，头上梳着一个钻天旗人髻，倒有两绺头发分披到耳鬓边。身上穿了一件蓝布大长袍，两只衫袖，各卷了一角，手上拿了一块盘子大寸来厚的锅饼咬了几个大缺口，嘴里还是鼓起咀嚼着。彼此一见，远远的各蹲了两蹲，请了个半截儿安。寿二爷笑道：“大姐，家里坐一会喝碗水去。”大姐妈道：“我正有几句话和你谈，坐一会儿吧。”于是寿二爷领头，将大姐妈引到屋子里去坐。两个姑娘，也都跟进来了。

寿二爷一看大姐妈，放下的菜筐子，里面有一个纸口袋，盛着一袋杂合面，另外一只粗饭碗，盛一点子香油，筐子上横搁着一大把二尺来长的老菠菜。寿二爷一见，笑道：“大姐，你

真会过日子啊。”大妞妈道：“这有什么法子呢？你瞧，他爸爸到张家口去了，是两三个月不给家里来信。我们这丫头和你家姑娘一块儿学戏。你姑娘学多少了，他还是这两手。这就全靠她，每天拿五十个子儿的戏份，房钱该下两个月来，房东直催。这年头儿，吃什么都涨钱。杂合面，今天又涨上一个子儿。吃什么也吃不起了。这要不省一点，怎么办啦。前几个日子，为了会钱，到处抓不着，把一件大棉袄当了。我想写一两银子，打算除了一块钱会钱，还剩两钱使。可是当铺里，凭你怎么说，就只肯写八钱。刚刚是够那注会份儿。我就怕当当，这个日子用得痛快不是？下年一刮大北风，你瞧，这就够着急。”寿二爷放了那锅饼，将手在大腿上一拍，说道：“你这话一点儿不错，我只要能对付过去，就不敢当当。”大妞妈道：“老姐姐，你这日子就好过了，不说别的，就靠大姑娘这戏份，每天二十吊钱，你就够花的。合着现在洋钱的市价，这也就够三四十块钱一个月了。将来再有机会，到大戏馆子里一露，凭她这个扮相儿唱工儿，准红得起来。一月不定挣个三百五百的。我这丫头可就差得远着啦。”说毕，叹了一口气道：“干脆是没有指望。”寿二爷道：“我的意思，你们大姑娘，不要唱青衣，改唱衫子吧。现在唱衫子唱得好，比唱青衣还容易红。”大妞妈道：“除非是那么着。我想她师傅来了，求你给提一提。”寿二爷一面说着话一面提开水，沏上一壶茶。放到桌上来，斟了一杯，放到大妞妈面前说道：“这不是末子，是二百一包的，你喝一杯。大妞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笑道：“是好的，不错。不瞒你说，这一阵子我因为给人家作一点，晚上老是熬一个大半夜。据人说喝点茶，可以不打瞌睡，所以常常买三百一包，二百一包的，